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第四十一回 給川資伯母多情 遇患難英雄受辱

話說湯德元因家中耳目不便，怕露了風息，故爾搬至倉子內居住，向晚無人來往，將門開了，正出去閒望之際，見遠遠的忽然來了一個人，叫了一聲「老伯」。湯德元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李大椿，忙問道：「你怎麼來的？」大椿道：「我聽見我母親說，老伯怕人知道，特地移居於此，我這兩天未見你老人家，故此到此探望。」原來大椿自搬至湯家之後，雖然華太太仍將女兒搬回陶發問壁那房屋居住，李太太總未搬了出去。他說的一句倒比人更進，說只要兒子好，再受些人家恩情，也可補報。只要補報得到，隨後人家自不得借口；若是兒子不好，就是不借人家光，後來也不免為人議論，故爾他終未搬。平日在家，只勤大椿唸書發狠，說到一切功名總算數，總要發狠上去，方能為祖宗爭光，報人家的恩德。所幸大椿也是至孝，順著母親的意思，不是念到三更，就是念到半夜。

後來，湯德元遭了冤枉，湯家為官家抄沒，大椿就很恨在心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天出使皇家，總要將這些貪官污吏參革淨盡。至這些惡差魚肉鄉民，皆是縣官不好，他果能一秉至公，賞罰明正，他怎敢這個樣子！」因此越想越氣，越用心唸書。後來，聽得湯德元死在監中，他就恨不得與洪鵬程拼命。及至領棺回來，又見湯德元為李春救活，就根不得代李春叩頭，說這人如此重義，將來有一天為官，務要將這人提拔，總總情形也說不盡，總總也是個好心肝。

此刻，見了湯德元，兩人談了一回。德元問道：「聽說學憲幾時錄遺，你是歲考進的學，今年是恩科，你是初次下場，倒要錄遺。你還要預備盤川前去鄉試。」李大椿道：「錄遺消息，我久經聽見了，聞說是七月初□，如今還早。等過了三四月，到午節之後，忙這事尚還不遲。」

湯德元道：「我恨不得此時就考，俾我早些中舉進京，能夠發達，也好為我們伸冤。可憐華家哥哥此次是不能與你同考，尚不知何時方可出此牢門？」一面說一面眼淚蕩下。

李大椿看見，也不免淒慘。趕忙勸道：「老伯不必煩惱，吉人自有天相、不過遲早些個，如今惟有華太太仍是獨自住在外面。雖然尚有兩位姑娘陪伴，只是那孤苦的情狀，今日目不忍視。」

湯德元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豈不知他苦楚！只因他立志甚堅，真是令人可敬。若再勉強接他回去，不但他不肯，反不知道你我的用心了。只好你回去，就說我說的，請你伯母仍照往常周濟他些。我家遭了那些差人一次抄擄，所幸田畝還在，年中的用度總夠了。此時天已不早，你可趕緊回去罷，免得過晚，路上難走。沒事時候常到我這裡來，可以與你談談。」

大椿答應著，轉回鎮上，將湯德元的話與湯太太說知。還未說完，忽聽門口鬧了起來。忙的去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湯俊弟兄與人打降，將人打傷。故此鬧到門口前來。李大椿見那些被打的人雖是眼泡皮浮，卻皆是不善之輩。只得打招呼陪小心說了許多好話，眾人方才散去。

這裡大椿找著了湯俊兄弟，勸說了一回，說：「你父親既是這冤屈，你該憤志唸書，代父親理楚方是正理，為何又與人毆打！人家把你打傷固不上算。你把人家打傷人家自然鬧到門上來。這是何必！」

湯俊道：「我看現在此間倒是強狠點的好，我爹爹與華家兩個哥哥那般忠厚，尚且遭這冤枉，真是滿腹詩書抵不得一場戰鬥！我從今日起，雖不在外惹禍招非，那些書本子我是不念了。練些膂力武藝。等候皇家有事，也好出力，代朝廷辦事。而且聽說伍員廟內新來了一位和尚，武藝□分精通。我日內就去拜他為師。」

李大椿見他說些硬話，曉得是個風馬牛不得入彀，也就不說了。那知湯俊到了次日。果然把所念的書全行燒去。一天未曾回舟，到岸旁尋找到伍員廟去了。湯太太是溺愛慣了的，也只好隨他無收無管的學武。

這裡，李大椿看見這般光景，想想兩家的好處，我若不在這科發達上去，代他伸了這冤，也不可為人。每日在家埋頭伏案。光陰易過，不到數日工夫，已是六月天氣。城中鬥斗又來送信，說道：「學憲於七月初□日按臨省城開考遺才，你須初七日先行到省，方來得及。」

李大椿聽了此信，又是半憂半喜。憂的是終年依傍湯家，飲之食之，所有他母親作點針線，售出來也不過零用而已，此一番考遺，至少要二□兩。這筆巨款從何出處？真的是已經場期伊邇，能夠一舉成名，就可從此改換門庭了。獨自一人只是悶悶的坐在書房，想想自己何以如此命苦！好容易遇見好人提拔，我今又遭了這事，眼見得無錢下場了，這是如何是好？

一人正在那裡呆呆的瞎想，只見湯太太走了進來，望見他發癡，忙喊道：「大椿，你在此想什麼？」大椿出著神，忽然被他一叫，倒駭了一跳。一看見是湯太太，急忙的立起身來道：「不想什麼。」湯太太道：「我曉得你的心思。方才聽見鬥鬥來說，場期定了。你因為無錢前去，可是不是？你莫呆想，我家雖遭了此禍，正想你發達，代我們出氣，眼見得兆璧他弟兄二人是不能同你去考的了。」說就紅了眼眶，走過來言道：「你預備幾時去？如今麥租可以下來，明日叫人去催。先要幾□兩銀子家來，好與你動身。你此刻查點查點，看看有什麼要置買的，要收拾的東西，查出來好預備齊全，況且你母親又時常的有病，臨時匆匆，莫要忘了帶去。」大椿答應了就說道：「承伯母如此成全，真是感激不盡了。」說完，湯太太去後，大椿又將這話告知他母親。母子二人真是感湯太太之恩實不淺也！大椿又到鎮上約了幾個熟人結伴同行，赴省過考。一個叫於德全，一個叫賀瓊瑤。還有一個姓方，名字叫為同正。三人皆是他平日的至好。約齊於七月初一日啟程。先期又到倉房內，見了湯德元，告別了一番。

德元見他一人前去，也不免想到兆璧弟兄兩人。當時，也是酸酸楚楚，諄諄囑囑。大椿回來，本想還到華太太那裡告別，深怕又惹他的傷心，只得求他的母親，等他啟程之後，到他那裡打個招呼。各事安頓停妥，到了三□日這一天，湯德元叫人送信家來，與大椿發兆，又囑他一到省中就趕緊速速來信。大椿一一應允。

晚上，湯太太就辦了幾碗菜，皆是取的吉祥話頭，說了幾句。未了，送出來四□兩銀子與他為路費。

次日一早，大椿先在家祖宗神面前磕了頭，然後與湯太太並他母親告辭。湯俊在伍員廟內知他動身趕考，也趕緊來代送行。大椿臨動身之際，又勸了他一番，方才僱了兩輛車子，與於德全三人啟程前去。

在路非止一日，已到了山西省中，選了一所寬大的房子住下。次日，招呼於德全的家人，先到街上，買了柴米動用什物。到了考試的時候，所有進場應用物件也要預備置辦起來。於是李大椿便同於德全等三人出了考寓，到街坊上閒逛一回，兼備辦些東西。三人信步走來，只見六街三市頗為熱鬧。及至考棚街一帶，那些前來趕考之人互相買賣，尤覺擁擠非常。李大椿等買了些零碎東西，又逛了一會，打算回寓。忽見路旁中有許多的人在那堆著相打，又聽一人大聲罵道：「吳熊你這雜種！賒欠了咱們的東西，不想還錢，還要硬行搶物！咱今將你這雜種打死了，看你到那裡去喊冤！」李大椿等便上前一一看，只見有四五個店伙圍住一個後生在那裡打罵。那後生也暴跳如雷，罵不絕口，卻不□二分動手。那些店伙包不敢過於近前。李大椿看完，便走向前問道：「你們所為何事，如此打罵？有話盡管說話，何必如此呢？而況相打沒好拳，萬一的打傷了那裡，兩邊皆不好，你們且各自撒手，有話說話。」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